

迟子建散文精选

名家散文典藏·彩插版

迟子建 著



名家散文典藏

彩插版

迟子建散文精选

迟子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迟子建散文精选 / 迟子建著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2
(名家散文典藏: 彩插版)
ISBN 978-7-5354-9904-2

I. ①迟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1602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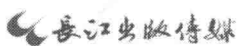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程华清

责任校对: 陈琪

封面设计: 龙梅

责任印制: 邱莉 杨帆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

1/16 印张: 14.75 插页: 6页

版次: 2018年2月第1版

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85千字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名家散文典藏


迟子建

散文精选

目录


◆ 第一部分 ◆

- 龙眼与伞 / 003
带笤帚的小鸟 / 006
两个人的电影 / 009
灯祭 / 012
撕日历的日子 / 016
会唱歌的火炉 / 019
哑巴与春天 / 022
动物们 / 025
农具的眼睛 / 029
邻里间的围栏 / 032
寒夜生花 / 036
女人的手 / 039
冰灯 / 042
红绿灯下 / 045
北方的盐 / 048
光与影 / 051

- 
- 拾月光 / 054
上天的九级浪 / 060
谁说春色不忧伤 / 063
上个世纪的飞雪和溪流 / 066
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/ 069
水银花开的夜晚 / 072
多美的夜色啊 / 077
我的世界下雪了 / 080

◆ 第二部分 ◆

- 我对黑暗的柔情 / 087
雪山的长夜 / 090
奏捷之驿 / 093
周庄遇痴 / 097
苍苍琴 / 101
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/ 104
西栅的梆声 / 109

- 
- 紫气中的烟火 / 113
听时光飞舞 / 116
飞向泥土的箭 / 120
尼亚加拉的彩虹 / 123
酒吧中的欧洲杯 / 127
废墟上的雄鹰和蝴蝶 / 130
艺术之“缘” / 134
柏林墙的第十七层防线 / 137
阿尔卡拉的王冠 / 140
光明于低头的一瞬 / 143
听海的心 / 146
最苍凉的海岸 / 150

◆ 第三部分 ◆

- 落红萧萧为哪般 / 157
小说的丛林 / 162
藩篱外的青草 / 166

- 
- 锁在深处的蜜 / 169
-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
——关于年货的记忆 / 171
- 是谁扼杀了哀愁 / 176
- 论谦卑 / 179
- 石头的诉说 / 183
- 静止航行的船 / 187
- 像雪花一样盛开 / 189
- 《收获》的女声部 / 191
- 琥珀年华 / 194
- 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/ 197
- 中篇的江河 / 202
- 文学的“求经之路” / 215

第一部分



大兴安岭的春雪，比冬天的雪要姿容灿烂。雪花仿佛沾染了春意，朵大，疏朗。它们洋洋洒洒地飞舞在天地间，犹如畅饮了琼浆，轻盈，娇媚。它们似乎知道自己的美丽，不像冬天的雪往往在夜里下，它们喜欢白天时从天庭下来，安抚着人们掠美的眼神。

我是喜欢看春雪的，这种雪下得时间不会长，也就两三个小时。站在窗前，等于是看老天上演的一部宽银幕的黑白电影。山、树、房屋和行走的人，在雪花中闪闪烁烁，气象苍茫而温暖，令人回味。

去年，我在故乡写作长篇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。四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正写得如醉如痴，电话响了。是妈妈打来的。她说，我就在你楼下，下雪了，我来给你送伞，今天早点回家吃饭吧。

没有比写到亢奋处遭受打扰更让人不快的了。我懊恼地对妈妈说，雪有什么可怕的，我用不着伞，你回去吧，我再写一会儿。妈妈说，我看雪中还夹着雨，怕把你浇湿，你就下来吧！我终于忍耐不住了，冲妈妈无理地说，你也是，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？问问我需不需要伞？我不要伞，你回去吧！

我挂断了电话。听筒里的声音消逝的一瞬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不可饶恕的错误！我跑到阳台，看见飞雪中的母亲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，微弓着背，缓缓地朝回走。她的腋下夹着一把绿伞，那是为我准备的啊。我想喊住她，但羞愧使我张不开口，只是默默地看着她

渐行渐远。

也许是太沉浸在小说中了，我竟然对春雪的降临毫无知觉。从地上的积雪看得出来，它来了有一两个小时了。确如妈妈所言，雪中夹杂着丝丝细雨，好像残冬流下的几行清泪。做母亲的，怕的就是这样的泪痕会淋湿她的女儿啊！而我却粗暴地践踏了这份慈爱！

从阳台回到书房后，我将电脑关闭，站在南窗前。窗外是连绵的山峦，雪花使远山隐遁了踪迹，近处的山也都模模糊糊，如海市蜃楼。山下没有行人，更看不到鸟儿的踪影。这个现实的世界因为一场春雪的造访，而有了虚构的意味。看来老天也在挥洒笔墨，书写世态人情。我想它今天捕捉到的最辛酸的一笔，就是母亲夹着伞离去的情景。

雪停了。黄昏了。我锁上门，下楼，回妈妈那里。做了错事的孩子最怕回家，我也一样。朝妈妈家走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心慌气短。妈妈分明哭过，她的眼睛红肿着。我向她道歉，说我错了，请她不要伤心了，她背过身去，又抹眼泪了。

我知道自己深深伤害了她。我结婚时，最高兴的就是她了，她知道自己把女儿交给了一个最放心的人。我爱人去世后，她大病一场，一年中衰老了许多。她大约知道无人疼怜我了，向我张开了衰老的臂膀，把她那受了命运伤害的孩子又揽回怀中，小心呵护着。可我虽然四十多岁了，在她面前，却依然是个任性的孩子。

母亲看我真的是一副悔过的表情，便在晚餐桌上，用一句数落原谅了我。她说：以后你再写东西时，我可不去惹你！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初稿完成后，我来到了青岛，做长篇的修改。那正是春光融融的五月天。有一天午后，青岛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刘世文老师来看我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。她对我说，她这一生，最大的伤痛就是儿子的离世。刘老师的爱人从事科考工作，常年在南极，而刘老师工作在青岛。他们工作忙，所以孩子自幼就跟着爷爷奶奶，在沈阳生活。十几年前，她的孩子从沈阳一个游乐园的高空意外坠下身亡。事故发生后，沈阳的亲属给刘老师打电话，说她的孩子生病了，想妈妈，让她回去一趟。刘老师说，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觉得儿子可能已经不在，否则，家人不会这么急着让她回去。刘老师说她坐上开



往沈阳的火车后，脑子里全都是儿子的影子，他的笑脸，他说话的声音，他喊“妈妈”时的样子。她黯然神伤的样子引起了别人的同情，有个南方籍的旅客抓了几颗龙眼给她。刘老师说，那个年代，龙眼在北方是稀罕的水果，她没吃过，她想儿子一定也没吃过。她没舍得吃一颗龙眼，而是一路把它们攥在掌心，想着带给儿子。

刘老师讲到这里哽咽了，我的眼睛也湿了。我不敢设想她带着那几颗龙眼去看儿子时的场景。

那个时刻，我的眼前蓦然闪现出春雪中妈妈为我送伞的情景。母爱就像伞，把阴晦留给自己，而把晴朗留给儿女。母爱也像那一颗颗龙眼，不管表皮多么干涩，内里总是深藏着甘甜的汁液。

带笤帚的小鸟

去年冬天，老天也不知有什么喜事，把大兴安岭当作了欢庆的道场，每隔七八天，就向那里发射一场礼花般的雪花。我在哈尔滨，一早一晚给母亲打电话请安时，她常常对我说：“咱这儿又下雪了！”她从来都用“咱”来形容我自幼长大的地方，因为在她眼里，不管我走多远，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家。

她最初报告雪的消息时，语气是欣喜的；可是后来雪越来越大，她就抱怨了。她足不出户，可她的儿女们要上下班，雪天行路的艰难，她是知道的；而且雪来得频了，寒流入侵，室温开始下降，这对于腰腿不好的她来说，实在不美妙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雪封山后，鸟儿找不到吃的，成了流浪汉，一群群地在窗外盘旋。

我们在故乡的居室，靠近山脚。山下有河流、树丛和庄稼地，春夏秋三季，它们就是飞鸟的乐园。鸟儿喜食的粮食和虫子，在那里都可觅到。想必吃得美吧，这时节的鸟儿，活泼明丽极了。

可是大雪封山后则不一样了，鸟儿可食的东西，都被掩埋住了！别看雪花是柔软的，它们一旦形成规模，积雪盈尺，那就成了一堵封在大地上的白色石墙，鸟儿尖利的喙儿，也奈何不了它。

母亲怜惜那些鸟儿，她异想天开，打开窗户，将小米撒到户外的窗台上，打算喂喂它们。

自从撒了谷物，她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奔到窗前，看外



面的小米是否还是原样。

开始的几天，母亲在电话中跟我嘟囔：“你说那些小鸟多傻呀！飞来飞去的，也不知低头看看窗台！你说它们眼睛不好使了，鼻子也不好使了？怎么就闻不到米味呢？”

我在电话这端直乐，逗她：“小鸟可能嫌小米不好吃吧？”

母亲的声音提高了：“那它们还吃什么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母亲又在窗台摆上了另外的食物：葵花子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正美美地睡回笼觉呢，母亲兴冲冲地打来电话报告：“小鸟来吃米啦——吃了一大片！”

母亲说，天还没亮，迷迷糊糊中，她听见窗外有鸟儿叽叽喳喳叫。她并没太理会，以为它们不过如往日般一掠而过，哪想到是在享用窗台的小米呢。

打这天起，小鸟就成了我家族的一员，母亲在电话里，几乎每天都要聊到它们。母亲说来吃米的鸟儿的队伍，逐日扩大，想必这是它们互相吆喝的结果。她还虚拟着鸟们之间的通话：“哎，这家有米吃，快去吧！”说是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小鸟越来越多。原来两把米够它们吃一天的，现在得好几捧了。弟弟去粮油店，特意买了袋小米，专供喂养。我吓唬母亲，说是山中的小鸟要是都知道她的窗台有米可吃，估计一天一袋米都不够。母亲豪迈地说：“让它们可劲吃，吃不穷！”

在我想来，母亲喂鸟，也有点“还债”的意思。多年以前，姐夫在春天时，喜欢张网捕鸟。捕到的鸟，用开水秃噜掉毛，再用剪子铰了它们的腿，用盐渍了，油炸吃了。母亲说那时她没有阻止姐夫捕鸟，还吃它们，犯了大罪！她的腿摔伤骨折过两次，本来是路面的冰雪作的祟，可她偏说这是动剪子铰小鸟的腿，遭了报应了！所以母亲喂养找不到食物的鸟儿，我们姊妹都积极支持，起码这对她的心理，是个莫大的安慰。

大兴安岭很少有这样的奇寒，连续多日，气温都徘徊在零下四十度。由于每天早晨开窗给鸟儿撒食，而室内外温差有六十多度，母亲受了风寒，咳嗽起来。从此后，她撒米时，要戴上帽子，围上围巾。

母亲告诉我，小鸟儿很胆小，总是天不亮就过来吃食。等人们起来，它们就无影无踪了。我说在它们的经验里，居民区里的粮食，都是诱饵，贪吃后往往丧失自由，所以警惕性高。兴许再过一段，它们白天也会来的。还真被我说着了，没过多少日子，母亲欣喜地说小鸟白天也来吃食了，它们吃饱了，还在窗台蹦蹦跳跳的，朝窗里望呢。

窗里当然有可望的了。母亲爱花，在窗台摆了一溜儿盆花。杜鹃，仙鹤来，兰花，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一些草花，红红白白地开了满窗台。我想小鸟儿在户外望着那些花时，一定很疑惑：这家人，大雪天的，怎么过着春天的日子呢？

鸟儿赏花的时候，母亲也在窗前悄悄赏它们。它们在不经意间，也成了她眼里的春色了！置身于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，想来母亲是不会寂寞的。

有一天，母亲神秘秘地对我说，因为小鸟来得太多，吃得太多，外面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鸟粪。爱洁的姐姐，有天抱怨起来，说是开春时，还得清理窗台上的鸟粪，实在麻烦。母亲说真奇怪，姐姐说完那话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她发现窗台的鸟粪，差不离都消失了！好像知情的鸟儿听着了那话，连夜把鸟粪给打扫干净了。她问我，是不是夜里刮大风给吹没影的？我说不大可能，因为鸟粪遗落的一瞬是新鲜的，它们会被寒风，牢牢地冻结在窗台上。再肆虐的风，到了窗台都是强弩之末，不可能吹落鸟粪。母亲感慨地说：“那还真是小鸟自己打扫的呀。”

在我眼里，小鸟的爪子就是笤帚。想想看，每只鸟都绑着一双小笤帚，它们清理起阳台的鸟粪，当然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啦。

母亲今春血压居高不下，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，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，换换水土，她来了。说也怪，她到后的第二天，血压就降了下来，恢复正常。我眼见着她的气色一天天好看起来，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。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，心境自然好了起来。她爱打扮了，喜欢吃了，爱玩了，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。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，看待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。按理说，哈尔滨的水质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好，可她却如获新生，看来温暖是最好的良药啊。

白天，我看书的时候，母亲也会看书。她从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摞书，《红楼梦》《毛泽东的晚年生活》《慈禧与我》《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史》等，摆在她的床头柜上。受父亲影响，她不止一次读过《红楼梦》，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，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。大约一周后，她把《红楼梦》放回去，对我说，后两卷她看得不细。母亲说《红楼梦》好看的还是前两卷，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的事情，耐看。而且，宝玉和黛玉那时还天真着，哥哥妹妹斗嘴斗气是讨人喜欢的。到了后来，宝玉和宝钗一结婚，小说就不好看了。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，说他不懂趣味，硬写，把人都搞得那么惨，读来冷飕飕的。她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令我吃惊，起码，她强调了小说趣味性的重要。

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。那段时间，我正看关于康有

为的一些书籍，有天晚饭同她聊起康有为，她说，这个人不好啊，他撺掇着光绪闹变法，怎么样？变法失败了，他跑了。要是不听他，光绪帝能死吗！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她拿来《慈禧与我》，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康有为，也能证明他的不仁义。母亲翻来翻去，找不见那页了，她撇下书，对我说：“不管怎么着，连累了别人的人，不是好人啊。”康有为就这样被她给定了性。

我想让母亲在哈尔滨过得丰富些，除了带她到商场购物，去饭店享受美食，去植物园看牡丹和郁金香外，还带她进剧场。我陪她看了一场京剧，是省京剧院在五月份推出的“京剧现代戏经典剧目回顾”展，上演的是《红色娘子军》《沙家浜》《磐石湾》《海港》等的片段。当舞台上出现穿着蓝军服、戴着红袖标的娘子军时，母亲直摇头。而到了《磐石湾》的演员演唱“负伤痛冲破千层巨浪”时，她干脆堵起了耳朵。好不容易挨到戏散，她得救般地对我说：“这样板戏有什么好看的？太难听了！现在怎么还演这个？这东西怎么还成了‘经典’了？”母亲接着说了一大堆传统折子戏的名字，什么《打渔杀家》《贵妃醉酒》《霸王别姬》《杜十娘》《空城计》等，她说：“还得是这些老戏是个东西啊，样板戏那叫什么玩意啊。”听了她的话，我回去后给她放梅兰芳的唱碟，谁知她对我说：“换了换了，我最不喜欢梅兰芳的戏了。”我诧异，问她为什么？她说：“我不喜欢男人扮女声，听起来不舒服。”母亲真是本色到家了。

刘老根大舞台最近落户哈尔滨的工人文化宫，每晚都有演出，场面很火爆。我约母亲一同去看，她说：“那东西有什么看头？就是要嘛！”母亲伸出手来，绘声绘色地学着演员：“这边观众的掌声不热烈呀，给点掌声好不好啦？”她说她受不了这个。不过她没有拗过我，有一天，我还是把她拉到剧场。虽然不是周末，但上座率还是很高。母亲说得没错，演出一开始，演员就朝观众要掌声，有的还蹦下台，在观众席中怂恿观众鼓掌。高分贝的音乐震耳欲聋，母亲再次堵起了耳朵，一副痛苦状。演出只到半程，当又一位演员出场后耸着肩膀嬉皮笑脸地要掌声时，母亲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大声对我说：“咱走吧！”，我也没有料到演出是那么低俗，赶紧跟着她出